

一 再 破 圍

——大家都误读了钱锺书的《婚姻围城》

钱定平 著

钱定平 著

014043351

I207.425
38

再破圍

——大家都误读了钱锺书的『婚姻围城』



北航

C1731518

I207.425

38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破围/钱定平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4. 4
ISBN 978-7-5155-1002-6

I. ①再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07. 4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06089号

Copyright © 2014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方
式使用。

再破围

作 者 钱定平

责任编辑 雷燕青

开 本 720毫米×960毫米 1/32

印 张 18.25

字 数 350千字
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002-6

定 价 59.80元

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钱鍾书全部作品——中西合璧的美妙谜语



钱鍾书全部作品——中西合璧的美妙谜语 钱定平摹绘意趣

封面及扉页底图为钱锺书先生致钱定平先生的书信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li.com

《附錄》卷三

（一）

本年十二（或十三）月

本年十二（或十三）月

本年十二（或十三）月

本年十二（或十三）月

献给丹姆

以及家乡湖南常德武陵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

导读——钱锺书的文学博弈和中西谜题

三波《破围》

《围城》！

“围城”最近时兴了三十多年。

“围城”其实早已围了六十多年。

于是都说“婚姻就是围城”。

其实，几乎所有人都把“婚姻围城”理解错了！

所以，这才有了《破围》的这个第三版。

本书第一版书名《破围》。当时，我初学写作，在“榕树下”乘凉，就给主持网站的路金波（李寻欢）谈了。一拍即合，承他介绍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原社长薛炎文先生，于2002年出版。杀青后，因为事关钱锺书，立刻受到杨绛先生特别眷顾，于当年4月1日送来信函一封……后来，我接受薛社长建议，给杨先生打了一个钟头电话，执小辈礼，诚恳沟通，更得特别感谢中国版权协会的老领导沈仁干先生，事情终于消于青萍之末。书本身倒是颇受欢迎，连印数次。于是，有了第二版，由前百家出版社总编（今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社长）梅雪林先生主其事。这时正是“密码”横行全球，我未能免俗，更名为《围城密码》，而实际上是苏少波先生出力最多，不但做了文字校对改正，连许多插画都是他选的。现在，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第三版，也有来头。老友潘涛博士由上海辞书出版社调北京任金城出版社总编，承蒙他的好意，请旗下主持“蜜蜂文库”的新锐出版家张业宏先生来上海接洽，出版第三版。

第三版可说是一个彻底改写的本子，于是更名为《再破围》。

为什么还要改写呢？

因为，钱锺书先生的《围城》这本小说是永远说不完的！

因为，《围城》实际上是一个大智者在世界形势危如累卵、委肉虎蹊之中，对于中西文化的并比、洞察、思考，若有所悟，问而不答，并使用文学隐语的方式写出来的一本巨著。

更因为大家其实都误读了所谓“婚姻围城”的确切含义！

因而，也可能引出一系列中西方在文化冲突上迫切要予以解答的问题。

当年《围城》一杀青，最先赏识这部小说的夏志清教授给了文学最高分：“《围城》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，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。”夏先生的三点看法我很同意，《围城》的确“最有趣”“最用心经营”，还“可能亦是最伟大”。

但是，如何“有趣”？怎么“用心经营”？怎的便“可能亦是最伟大”？

这些看点都很值得深入探讨。

我们且慢慢地回答这个问题。首先，我们要点一点题。

“婚姻围城”原来是一道谜题

小说《围城》第89页说得斩钉截铁：“结婚这件事像被围困的城堡 *forteress assiegée*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”

可事实真是如此吗？

在智者蒙田格言的基础上，锺书先生创造了隽语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”，用来描述红男绿女们婚姻中的

困境。这句话比蒙田原来的鸟儿啊雀儿什么的比喻精准亮堂多了，也诙谐幽默多了，更加上朗朗上口。足见先生的聪慧睿智，即使高人异人也不能比。

这个比喻是两件大事之间的对应关系：比喻的“本体”是婚姻这档子大事，而“喻体”则是围城这么一件囿事。前一件事人人都逃不脱，后一件事人人都想逃而脱之。

可是我们发现，中西方的“围城”有完全不同的情况，很难说总是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”。

这就成问题了。

要我说，西方的围城往往不是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”！

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很长时间里，西方的社会构成是“国王——领主或城堡主——农民或农奴”这样的三级结构。城堡主和为他的直接生活需求服务的臣民住在城堡里，只有农民或农奴才住在乡下。所以，西方有城堡，也有真正的堡民，他们其实就是最初的城市居民，两者都以城堡为安身立命之地。城堡主建立了自己的经济体系和管理机构，卓有成效地经管着，国家的君主倒反而清闲了——他不用花大力气去搞自己的一套统治架构和税收机关等，如同中国的皇帝那样臃肿颀颀地强势着君临天下。所以，跟中国皇帝相比，西方君主一直处于“弱势地位”。这就是西方为什么进步快的根本原因——他们的人民早就把统治者在地域上和经济上圈起来了。

这么一来，您说说，一旦围城，局面一定总是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”吗？

非也！

城堡既然是堡民和堡主唯一的安家立业之地，他们会“想跑出来”么？不一定。他们实际上无处可跑，只有死守。西方过去许多次著名的、决定历史的围城，都是城里的人不想逃出来，而城破人亡、玉石皆焚。例子数不胜数，从特洛伊开始，到耶路撒冷，再到君士坦丁堡，直至1793年使得怪杰拿破仑初露锋芒的法国土伦围城，全都是一个破城而入的模式。搞笑的是，土伦围城，城破了的确有人从城里跑出来落荒而逃，不过那是从海上来的英国侵略军……

中国的围城也大多未必如此。文天祥《正气歌》里歌颂的“为张睢阳齿，为颜常山舌”，就为我们举出了两位死守围城而不“想跑出来”的古人。再如“扬州十日”“嘉定三屠”等血腥的围城破城，其他的例子也多得很。

所以，围城局面下未必一定是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”，从中西方历史上来说往往不是。

那么，婚姻局面之下呢？也未必如此！恰可与上面我讲的围城情况聊作一比，也有身处在给团团围住的困境中，但死守到底的婚姻。这在我们老大中国，从古到今真是随处可见，讲好听点就是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，其中好些其实是“死守围城不出城”的别名而已。

所以，智者如写《艺术哲学》和《现代法国的起源》的法国大文人泰纳，他这么样调侃“婚姻围城”：“相识三个礼拜，恋爱三月份，争吵三个年头，忍耐三十整岁。”（On s'étudie trois semaines, on s'aime trois mois, on se dispute trois ans, on se tolère trente ans.）

钟书先生创新了名言隽语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

逃出来”，一语定音、饮誉全球。众人都拜服他对于婚姻的领悟是深刻隽永、鞭辟入里。

可是，我们刚刚论证了，其实，围城局面未必是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”，连带着婚姻也不一定如隽语所言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”！

且让我们环顾一下世界文明。在学术著作《蚩尤猜想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）里，笔者尝试着把世界文明按照它们的“性格”分成“丘陵文明”（以中国为代表）、“沙漠文明”（以西方为代表）和“森林文明”（以日本为代表）。中国和欧洲已如上述。与中国定于一尊相比，日本自古的社会结构更加像权力和财富分散的西欧，而又具有森林之迷茫暧昧的特性。所以，对于婚姻围城的理解也不是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”！看黑泽明的一些电影就晓得了。

可见，无论是什么文明之下的人，全世界的人未必都执行锺书先生的说法，或者说，大家都把《围城》理解错了！

那么，锺书先生是不是讲错了？更不是！他实际上是给我们出了一道谜语，在逗我们玩哩！可以说，锺书先生提出的一些命题，以“小说家言”为外貌，却并不像普通小说那么好懂。尤其，《围城》（以及后来的《人·兽·鬼》）特意镶缀上了那么多来自西方的典故名言，华洋杂陈而中西合璧，在中国小说中直到现在仍旧保持着今古奇观的冠军。实际上，锺书先生当年乘兴之所之，大搞文学创新，绣口吐出的是一道道跨文化的文学谜语！

除了婚姻围城之外，我们再举两个跨文化文学谜语的例子。

本书第一章写到，西方男子常常被叫做“百合心”。那是形容他们的心像百合花那样，有好多瓣，可以东边人给一瓣，西边人

给一瓣，大方施与，广结爱缘。中国男人，说到男女关系往往也启用花朵，例如“采花（大盗）”“一貌如花”，还有上海话的“花擦擦”等，不一而足。第一例是动词，女性明明白白是被欺凌而非被给予的对象；第二例“如花”倒是形容词语，说的是男人把女人当做观赏植物养着；第三例又为动词，这不？男人干脆就要动手了。可见，中西对比，中国男人远没有西方男人那么有“骑士风度”，对女人有起码的尊敬，居然虔诚地奉上花瓣。这种情况，以前好像没有人做如此生动而又深刻的比较。锺书先生隐秘地写成小说段落，专门等待我们来破解。

第三十九章写到了中西方古代卫生习惯的对比，倒叫我们成就了一篇长文解答谜语。文章说的是中国人现在随地吐痰，到外国旅游依然故我，以致在外国“给上了榜”，那是中国如今“人心不古”的缘故。其实，中国古人的卫生习惯好得远，远比西方人要先进。这又是一桩大大的文化密码。

这种种文学谜语也即小说密码，在《围城》和锺书先生的另一本小说《人·兽·鬼》中隐藏很多，也很灵巧可爱。我们一共收罗了127桩，做了我们自以为是详尽而周密的破解，以飨读者。

文学以隐以谜为胜

到此，我们可以先引用朱光潜先生在《诗论》的一句话，然后再以锺书先生的小说为佐证：

如果依近代学者弗雷泽和弗洛伊德诸人的学说，则一切神话寓言和宗教仪式以及文学名著大半都是隐语的变形，都各有一个“谜底”。

这一段话所指的意思，我们的文学爱好者其实都很熟悉，例如，诗歌就经常以隐语为创作瑰宝。大家为什么喜欢李商隐？还不是因为他是诗的隐语大师么？试读他的那一片波光粼粼、涟漪乍起的《龙池》：

龙池赐酒敞云屏，羯鼓声高众乐停。

夜半宴归宫漏永，薛王沉醉寿王醒。

这首诗不但犹抱琵琶半遮面，把诗人的原来要说的那番意思隐藏得深深深几许，又还带着滑稽和诙谐。

小说里头，恐怕《红楼梦》是最大的一个文学谜了，至今，那谜底还没有浮出水面，累得众多“红学家”翻砖头揭瓦片地四处搜寻。莎剧好多篇都是上好的谜语，如《哈姆莱特》《奥赛罗》《麦克白》。一般而言，西方因为属于比较明快的沙漠文明，所以文学即使有谜语隐藏之中，也比较单一。不像中国繁复纠结的丘陵文明，文学家设计的谜语往往是盘根错节、虬龙盘屈；不仅是长篇如此，就是短篇和诗歌也如此。一首李义山的《锦瑟》，一篇李复言的《辛公平上仙》，您能够讲得出多少道道？

所以要我说，文学创作就无非是“聪明人讲聪明话”，如钱锺书先生。更多情况之下，未必聪明之人讲一些大家难解的聪明之话，讲得出来、讲得好的就称为诗人或小说家。

所以，作家诗人未必人人聪明绝伦。说真的，中国有些诗人其实脑筋木讷，强要作诗，便成“苦吟”，以及“推敲”。但是，诗歌小说里头聪明话却是必不可少的，聪明人左右逢源，木讷者偶有所得，也都能自成一家。

锺书先生是绝顶聪明人，他的小说和诗歌里就充满了书香扑鼻、大舍细入的聪明话。

还有，艺术史家认为达·芬奇绘画中也暗藏着密码，一时成为世界级的时尚。

其实，推而广之，一切大智者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暗藏着这种或那种密码，或者谜语。

所以，钱锺书先生，如今也还在中国的甚至世界的文学时尚之中。

钱锺书善用文学谜语

在这种中国文学传统和氛围之中，锺书先生可说从小开始就逐渐全面完整而又深厚丰盈地接受了熏陶，再加上以后十多年洋文学习和浸染。一旦他老先生提笔写作，要他这样聪明的人不说些机关深藏的聪明话，难矣哉！

我的这本书，就是揭露《围城》这本文学名著也是各类隐语的巧妙绝伦的变形，并且一一解开谜底。

所以我认为，《围城》小说虽然薄薄一本，却包含了一个大时代中一个大智者殚思竭虑设置的多种文学谜语，而以跨文化密码的外衣展露出来。

大智者一定是丰富深刻的创造者，大智者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就放过自己的同类的！为了证明自己的智慧高超，大智者往往会像王尔德说的那样：“他玩弄着概念，变得随心所欲；他把意念抛向空中，加以变换，任他逃逸，又重新抓住；更以奇思妙想为之敷彩，并令其真伪莫辨而展翅高飞。”（He played with the idea and grew willful; tossed it into the air and transformed it; let

it escape and recaptured it; made it iridescent with fancy and winged it with paradox.)

锺书先生是大智者无疑，他的小说惯会暗藏文学谜语，他写的诗就更不必说了。而且，全世界十八般武器，他都有。

为什么这么说？

第一是他聪明睿智；第二是他中西贯通。

这两点是大家公认的，不必再啰嗦。同时，我们深知锺书先生本性是一个诙谐好玩的人，写小说更可以汪洋恣肆、天马行空，他绝对不会放弃这种万物搞趣的绝妙机会。更进一步说，绝顶聪明人锺书先生写小说，是朱光潜先生在《诗论》深刻指出的，写《围城》的锺书先生他是滑稽者，其目的在诉诸读者的理智，而不是感情。常人喜欢《围城》，却又是感情多于理智，却只是初步，不过矛盾也就应运而生。这之后，达到了感情的地步，也就“反会觉得把悲剧当成了喜剧，未免有点轻薄”（亦朱光潜先生语）。这是许多学者参不透《围城》的一个误区。

再细致一点说明。“聪明人说聪明话”而成就的《围城》一书，既暗藏跨文化密码，又玩弄着种种概念，并且时时抛向空中，加以变换，任他逃逸，又重新抓住更用奇思妙想使它变为彩虹，还搞成真伪莫辨以便高飞远翥。智者的本领就是智慧事物上玩得炉火纯青而鬼斧神工，叫人应接不暇而莫衷一是，就是很自然的了。

但是，这还只是表层的、技术的境界。

更深层次的涉及锺书先生的学问和腹笥。他不但两者丰厚，世无其匹，又善于运作这些知识财富，调度全世界的智慧瑰宝。他尤其能够窥见人世万象之中各种事物之间那些不寻常的相互关系——这正是制作文学谜语的基本禀赋。这样，丰博的知识和广

阔的学识使得他深具慧眼，在看似风马牛的事物之间看出其中的深刻联系，特别又能在中西文化的不同背景之中发现这些隐秘的关联，并用生花妙笔加以表现。朱光潜先生指出，文学谜语的奥妙，就在“看出事物中一种似是而非、不即不离的微妙关系，觉得它有趣，值得让旁人知道”，并且，“突然见到事物中不寻常的关系，而加以惊赞，是一切美感态度所共同的”。这句话对于锺书先生是一语破的。还有，“苦心思索，一旦豁然贯通，也是创造与欣赏做常见的程序。诗和艺术都带有几分游戏性”云云。其实，朱光潜先生来不及读到《人乃玩人》（*Homo Ludens*）一书，那里面就直截了当开门见山：文化都是玩出来的，所以，人除了称呼为“智人”外，还可以叫做“玩人”。

再进一步说，在各种玩耍之中，博弈无疑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种了。博弈让人跟自己的命运头对头相碰撞，战胜命运的喜从天降与败于命运的肠断魂销并存，这是何等撩拨心弦的境界！一隐一谜，正是文学的博弈啊！钱锺书，文学博弈巨擘也。

锺书先生永远跟他广征博引的先贤博弈，同他拙趣追美的读者博弈，也与他永不止步的自己博弈！

但是，高人玩得得心应手、文思奥妙，其目的正是为了避免常人一目了然。从上面“婚姻围城”，我们已经领教其厉害了得。这一点，应付的办法就是我们在《破围》中初创的“破解法”。

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文学谜语一一破解，还原锺书先生的原意，并且窥见其中卧虎藏龙的丰厚而又神秘的内涵，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吧。

夏志清先生慧眼识珠，一上来就将《围城》冠之以“有趣”的美名，一语中的。

钱锺书运用跨文化的文学谜语写《围城》

那么，在强敌入侵、战火纷飞、生灵涂炭、朝不及夕的岁月，锺书先生为什么会写这么一部貌似诙谐调皮的小说？

《围城》，这是一位现代中国的大智者在命轻鸿毛中的沉重思考，看似舍弃世界大局于不顾，专一对于中西方做文化上的对比性联想，而更见其深刻隽永。至于《围城》的写法，我想，锺书先生肯定熟读莎士比亚，也谙熟莎翁笔法：到了极其悲痛的境地，却常常猛的穿插一段喜剧；主角在悲伤欲绝的紧要关头却转向自己，对着镜子里的“我”嘲笑一番。例如，“要是您也像一只蟹一样向后倒退，那么您也应该跟我一样年轻”（《哈姆莱特》）。锺书先生创作《围城》，就是奉行着莎翁笔法，还有王夫之的“以乐景写哀”，以及尼采所谓“人世收获之巨乐者，危如系卵中生也”（und den größten Genuss vom Dasein einzuernten, heißt: gefährlich leben!）的手法，用非常调侃幽默而妙趣横生的笔墨衬托人世间的非常悲伤痛苦。其实，隐藏莫深的谜语和滑稽和诙谐的论调，常常是联袂朋友。

这一段岁月，先生在撰写《谈艺录》时这样提到：“予侍亲率眷，兵罅偷生。如危幕之燕巢，同枯槐之蚁聚。忧天将压，避地无之，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。销愁舒愤，述往思来。托无能之词，遣有涯之日。”由这一段话，我们也许能够猜测锺书先生的心情和寄托，以及他为什么要“以乐景写哀”的缘由。

正因为如此，在《围城》中，锺书先生挟其无人能比的学识渊博、多闻阙疑，命笔则汪洋恣肆、挥洒自如，挥毫又万象森罗、天荒地老，将胸中积累多年的不同质地的文化块垒，尽情倾泻而出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时势，因为个性，囿于环境，使得这些妙文写到